

左傳輯釋

士

解
209
11



門 伊 209 卷 11

左傳輯釋卷十五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亢

父縣有郟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

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

勲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

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

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

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
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
之夏邦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邦
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
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
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
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
有其地荀營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
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句將中
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衡案君前臣名今士句
字荀偃者蓋使人傳命

非晉侯親命也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

韓厥老知營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將讓故謂
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代荀營王念孫云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
士句將中軍而士句辭以荀偃故使

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自
唐石經已然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
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趙武上亦
有使字也大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五人事部六十
四引此並作使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

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
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

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

舉之禮。惠棟云：周書大聚曰：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即什吏也。衡案：卒乘官屬非十夫長所能

率亦必有百夫長，千夫長，傳舉輕以包重耳。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

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

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刑法也。齊召南云：傳侈言讓善之效耳，其實不然。明年伐秦，即己將佐不睦，遷延無功，況數

世賴之乎？衡案：此亦後儒責人終無已也。傳云：晉國之民是以大和，是二子讓於上，而民化於下也。民興於讓，風俗淳美，故云：數世賴之，非謂數世無一乖亂之事也。若欒黶違令，傳固云：欒黶之汰，不

敢違，不敢違云者，心欲違而不敢也。則明年將佐不睦，傳預先見之矣。安得以此議數世賴之之言哉。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

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

下賴其福。衡案：慶善也。杜云：好善之慶，是讀慶如字，迂矣。周之興也，其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

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衡案：儀刑皆法也。言羣臣象法文王，故萬國皆信服

之，上言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是法善也。故引此詩而證之，以刑善結之。注疏訓儀為善，解刑為用法，失之。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

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

己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衡案詩本義賢訓多故孟子加勞字以釋之此

亦斷章取義讀賢如字言諸大夫秉心不均一故我常從事獨以賢知稱觀下以言不讓也結之其

意可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

見矣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王

孫云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阮元云石經初刻作展力後改農陳樹華云魏了翁讀書襟

抄曰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是也按古文鴻範農用八政鄭云農讀曰醴衡案魏王二家皆通魏

說即鄭義也沈彤以石經初刻作展爲是失之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慝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如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

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

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

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

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通膺當也是以不

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

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於地衡案靈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窀夜

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陸祭云

曰窀穸字從穴蓋冢壙之稱杜以爲長夜未曉其義今案說文釋窀字云葬之厚夕其語本難通杜

遂訓爲長謬矣毛晃云窀穸墓穴是也顧炎武云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爲言惠棟云孔

宙碑作窀夕，說文無窀字，明不從穴也。衡案孔宙碑作窀夕，說文釋窀為葬之厚夕，杜訓窀為夜，窀無夜訓，疑其本亦作夕，然則左氏舊文作窀夕，字不從穴，但說文厚夕不可通，竊謂厚當作後，聲之誤也。此當連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為一長句，皆謂作諡之事與冢墓不相涉。春秋謂祭祀，祭祀稱諡，窀夕謂葬之後夕，蓋葬之後夕作諡，先君謂始祖以下，君薨，三年喪終，高祖入祧，祖遷高祖廟，新主入祖廟，改稱禰廟，各祭於其廟，祫則同祭於始祖廟，凡祭必稱諡，故謂作諡為春秋窀夕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也。杜以窀夕為葬埋，楚子自請為靈若厲，是專謂作諡之事，葬無所用諡，何為及，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衡案先君各以諡稱廟，己亦稱諡於禰廟，故言從先君於禰廟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

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

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陸祭云注罪字誤當作亂

衡案言不弔恤人者是昊天也君子以吳伐喪為不弔故引以喻之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於是將早城臧

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臬猶在楚

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臬言於子囊曰先王卜

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狩征行衡案

征征伐也先王尤重征伐故五卜習祥而後征之武王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下文

云不習則增脩德又云今楚實不競皆以戎事言之此欲使楚人歸良霄何為引先王巡狩而說之

哉習襲通重也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

乃巡狩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

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衡案競強也言楚未

嘗卜征鄭是實不強也而獨執無罪行人進退無據非計也此論征己國故曰五卜習祥止鄭

一卿以除其偏一卿謂良霄衡案良霄剛愎歸之是除其偏也使昧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

大臣昧怨疾楚則事晉固衡案姦邪不偏則羣臣必昧使歸而

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

見使之意衡案言楚執良霄霄仍為鄭使鄭人猶或憫之若使之歸而廢其為使之職使

既無功鄭人必不賞之霄阨於楚而不賞於鄭必怨其君以疾其大夫勢將作亂是楚之利也不猶

愈於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鄭大夫相睦而疾楚以固事於晉乎怨其君以疾其

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正義良霄被執久留

在楚今若歸之則怨恨其君以憎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鄭國君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

差乎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李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
 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
 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
 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
 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二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奔齊諸

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惠棟云諸

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術字左傳脫也衡案僖二十八

年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臣逐君甚

於其召之以彼傳推之仲尼改逐君以自奔為文亦

以存名教也杜反蔽獄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

於君非經傳之意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李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

衛孫林父鄭公孫薑曹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

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益，益苦之別名。釋文：爾雅曰：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益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

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正義：僖二十二年傳云：川，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被秦逐，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曹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曹，後也。毋，是剪棄，剪，削也。衡，案，剪，滅也。秦既奪其地，豈特削哉？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

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
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
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
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
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
志也意常如敵無中二也衡案中二者無中間有
二心也纂圖本毛本作
非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衡案師旅賤有司不
敢斥上官故言師旅
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

爲不與於會亦無曹焉曹閔也賦青蠅而退青蠅
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
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聲子爲季武子介
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聲子叔老字
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陸榮云叔老公
孫嬰齊之子不
應以父名爲字齊是
其諡猶齊姜歸矣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
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

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

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厲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

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
 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厲下軍帥莊子為佐故
 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
 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王念孫云多讀為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為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厲
 弟也二位謂厲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
 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厲謂士匄曰

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厲汰侈
 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
 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
 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官括不書於向亦惰書
 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秦伯問
 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
 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盈厲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
 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

樂書厲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

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祭於戚。祭，子也。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

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惠棟云司

馬彪莊子注曰庸猶何用也衡案非其所當為而為之非其所當居而居之皆謂之奸君實制國而

文子曰將若之何是欲代君制國也故云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雖代君制國何用知其愈於今日乎

伯玉心知文子將作亂故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然其辭猶未及逐君之事也愈勝也

出懼難作欲速出竟衡案力不能制孫子欲明不與亂臣所謂可卷而懷之也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官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官近戚地四

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鄆鄆衛地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

公子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阮元云石經子行二字改判此行只九

字初刻尚有一字據考文石經刊去之字即請字也衡案傳無請字則使為使者之使依注則為使

令之使傳注異義而釋文不言音異正義又無說知舊本皆有請字故注云使請和也我邦古寫本

傳自隋初所謂異本蓋指之石經誤刊去請字傳注乖戾不可得而通名儒不窺洵有以也

公出奔齊孫子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

南有大澤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

劉用熙云公雖居鄆鄆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

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

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

為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庚公差禮射不求

中射兩鞬而還鞬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

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正義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上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說文云鞣車輓下曲者服虔云車輓兩邊義馬頸者衡案所傳異辭故傳與孟子異文但踰國學射當時恐未有此事疑傳文子鮮從得實鞣即烏喙服馬二匹故有兩鞣焉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

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釋文厚本同惠棟云世本日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陸淳曰邱成叔孝公八世孫外傳曰魯文公欲弛邱敬子之宅韋昭云邱敬子魯大夫邱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邱之雞鬪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棟案呂氏春秋有邱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即厚成叔也厚與邱通世本作厚外傳作邱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邱字異而實同王念孫云越之言播

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衡案厚后通邱則別字說詳于昭二十五年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

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敬

敬達也衡案敬疾也疾猶勉也有君不弔恤羣臣有臣不敬疾君事言皆失其道也君

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衡案增長淫慝也其

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

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衡案悼憐也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

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

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

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

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

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

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衡案石經

淳熙本岳本如此本或不疊衛侯二字非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

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
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
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
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
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
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
死齊召南云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
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
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為罃子盈為朔子
朔早卒未及為卿於傳文為甚順不知杜注何以
必指盈為朔弟也衡案殷人立弟周人以適孫承
祖故云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況有世本可據盈為

朔子甚明杜強生葛藤傳文殆不可通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

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也十

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

帥遂舍之師曠侍於晉侯師曠音樂大師子野晉

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沈彤云主當作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
 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
 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
 貳者衡案貳宗即小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
 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
 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
 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
 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

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
 得誹謗正義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衡案注得或作則據疏作得為長今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
 從足利本宋本王引之云旅讀鴻臚之臚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衡案王說是也陳時所貴尚之貨乃商賈之常明君見焉禁其靡而蓄其用暗主反之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
 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令
 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衡案即下文二句是也徇於本或作徇于注令本或作人皆非也官師相規官師大
 夫自相規正王引之云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案左

傳之官師與工並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並舉乃是官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為大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衡案此適人所徇之言故不嫌與上獻藝復相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于囊殿殿軍後以吳

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阮元云詩伐木正義引作佐我先王陸祭云此解於傳文不順胙猶無克胙國之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東海襄二十九年注所謂為東海之表式是也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聲衡案繫歎聲一曰繫亦是也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

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
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惠棟云舊謂祖考之舊法也管子牧民篇
云恭祖舊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
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
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
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
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正義
尚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國乃其昌衡索推亡申仲虺之言固存申史佚之言乃荀偃述二人之意以曉晉侯也撰偽書者誤以爲仲虺之言并取以入之仲虺之誥中孔穎達不知其爲偽書引以解此傳文義遂晦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

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
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爲旌王者
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
觀之阮元云毛乃旄之誤當改正注同 楚子囊還
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
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
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
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

萬民所瞻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

尋十一年毫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正義問非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衡案桓八年祭公來禮也杜彼注云卿不書舉重略輕蓋據此傳為說也然天子使卿逆后而公監之則卿是專職公特監之而已彼經不應獨書監之者而略主逆者矣此注云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果如其說是春秋重告魯而輕逆於齊傳何以言卿不行非禮也反覆思之蓋單子公爵而官於卿卿不行之

卿即指單靖公初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單途留不行獨使劉逆之故經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貶之而傳釋之曰卿不行非禮也使上卿逆而公監之經傳及禮經中未見其文杜不能解此傳遂臆造是禮耳

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為右尹薦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殿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覲以求幸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

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

衡案傳箋訓周行為周之列位公侯伯子男及甸采衛大夫即周之列位也不必訓周為徧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匹與師伐師慧樂師也伐慧

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
 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
 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臣託季氏
 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
 宋朝將私焉私小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
 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
 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衡案十一年鄭人賂晉
 侯以師懼師觸師蠲歌
 鐘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此又賂宋以師殺師
 慧而師慧自稱淫樂之矇蓋鄭聲淫當時之人尤

說樂之故以為賂也孔子
 對顏淵曰放鄭聲有故哉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
 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
 南鄙亦貳於晉故衡案邾倍晉而
 屬齊故亦伐魯使告于晉晉將
 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
 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
 會渙梁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葬夏子西
 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
 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
 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為寶爾

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

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

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

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

歸京師，非禮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衡案，邾莒

陰屬於齊，晉人執之，故齊人伐魯耳。夏，公至自會，無

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

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

伯，故荀偃在下。衡案，傳釋此經曰：齊子帥師，會晉荀

也，言叔老會荀偃，而書曰會鄭伯者，以荀偃與叔老

等夷，故書曰會鄭伯也，是經書會鄭伯，貴之耳，非示

叔老可以會鄭伯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衡案石經宋本岳本如此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及城成郭即此成也本或作邲非傳同阮元云公羊穀梁皆作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

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

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

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間官

韓襄無忌子衡案三年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杜此注云去中軍尉則其本作祁午矣今本作祁

奚者轉寫之誤耳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

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

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

有淩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淩梁順河東

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

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

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

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

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

下既盟而後告衡案晉速葬悼公烝于曲沃本為會于淩梁以討邾莒故傳承上文

先序執邾莒之君若大夫盟由高厚歌詩不類乃會中餘事非主意所在故後序之於文宜然非由告有先後也知執二君在大夫盟後者傳云通齊楚之使明高厚逃後執之經據實書之也

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

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

正義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

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

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

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

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

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

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

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

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

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

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

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

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

皆平得會鄭伯衡案諸侯之卿會公侯貶稱人但魯卿不當書魯人故書其名非經

無譏無辭可以寓也卿得會伯子男特會之無罪耳非謂與伯子男平等也餘見於經夏六

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

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

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惠棟云京相璠曰昆

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酈元曰湛水出犇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

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

衡案速疑即論語所稱卞莊子速諡莊子下文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文十五年齊人敎孟氏飾公孫敖之棺寘諸堂阜卞人以告蓋卞孟氏之邑與齊邑堂阜相接欲使卞人告其主故寘諸

堂阜也卞為孟氏之邑故稱速為卞莊子齊侯曰

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

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

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

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

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

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

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

止居衡案圻父詩云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無所止居魯厚事晉故穆叔自以比爪牙

責晉不救之杜云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未免微誤獻子曰偃知罪矣敢

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

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

飛哀鳴嗒嗒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嗒嗒

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勺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也

四同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并縣

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

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

告正義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臣始作亂時來告也但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於冬之下

追言華閔卒耳其實華閔之卒或在九月內耳冬邾人伐

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司徒

印陳大夫卑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

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

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

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

左傳輯釋 卷十五 三

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
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
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
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
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
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邴叔紇臧疇臧賈帥甲
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邴叔紇叔梁紇臧疇臧
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
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
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死言使賤人
來唁己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
助之衡案此經與齊伐魯相隔不可得而推故傳釋之宋華閱卒華臣弱
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
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
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
界余而大璧界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

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氏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瘵狗瘵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釋文瘵徐居正反一音制字林作猘九世及云狂犬也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哲而居近澤門釋文澤門本或作臯門者誤惠棟云詩正義引云臯門之哲案古臯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澤之利婁壽以為

澤字但臯為白下本臯為四下卒率本一字漢碑從四下率者誤服虔漢書注云臯澤也詩鶴鳴于九臯王仲任薛夫子皆以為九折之澤諸侯本有臯門宋何獨不然也阮元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哲作哲注同案哲乃明哲之哲從曰折聲與此从白折聲異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役為役事也衡案一臺小耳而不速成難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諉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經帶

杖管履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管履草

履食蠶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

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正義士喪禮居倚廬鄭注

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

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

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正義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禮喪服大夫

之子得從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

禮故孫辭略荅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

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衡案石買有可

執之罪故稱人以執之然執行人非禮也故又書行人以罪晉書法嚴正若衡稱物游夏不能贊一辭非

虛談也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

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

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

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

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

父在位、崩、非卿、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臬，梗陽晉邑，在大原晉陽縣南。臬，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衡案，逞謂得志。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雙玉曰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陸祭云，負恃也。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陸祭云，曾本訓重，諸侯於天子，不得言重，蓋謙辭以媚神耳。穆天子傳云，曾叔佐之，郭璞注引此傳文，亦云曾重也。衡案，曾訓重，然與陪臣自別。注訓未得。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

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正義劉炫云案

雍門又門于楊門州緯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即

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為圍必以禦諸平

陰為圍乎惠棟云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

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至長城東至海西

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

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

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為

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

臆說也衡案劉說是也惠引京相璠以防門為地

名亦是謂廣里即光里則守之下屬為句之字不

可通杜夙沙衛曰不能戰莫若守險謂防門不足

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

文子折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于魯

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

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衡案

言必將脫歸不能久留於此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

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而疏陳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陸粲云斥

建旌旗以為陳故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

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

揚塵衡案輿廝役也其長曰輿齊侯見之畏其眾

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衡案脫歸脫身逃歸也齊

侯既脫歸故丙寅晦齊師夜遁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

遁

齊師其遁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遺棄食物鳥鳥得

之故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

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

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

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

得之晉州綽及之衡案衛塞道故見及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

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

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

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

衿甲不解甲衡案衿結也故杜云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

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

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衛攻險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

平陰西有邾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

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

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惠士奇云呂覽慎大篇曰齊達子帥其餘卒以

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城門名也。案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為魯大夫失之，王引之云：萩即楸字也。說文：萩，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萩，作萩，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萩竹籍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顏師古注並曰：萩，即楸樹字也。衡案：去盧進及秦周也。

范鞅門于雍

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

子斬其楸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楸木名。

釋文：倫反，衡案：楸，栳同。陸璣毛詩草木疏云：栳，栳漆，相似若一，則栳似栳漆也。禹貢荆州貢栳，栳，栳栳，栳栳，則栳亦良材也。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

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

惠棟云：淮南子墜形訓曰：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藪。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為申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為說，非也。衡案：文十八年傳，公游於申池，則淮南子所謂在海隅者是也。此

下文東郭北郭楊門東閭皆在齊城下，不當獨率諸侯之師，遠至海隅，此申池當以京說為正。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齊西門，州綽門于

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

衡案：足利本，石經本，宋本，淳熙本，岳本

如此，本或門上衍東字。

以枚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

枚，示不恐。

焦循云：文選長笛賦：亂曰：裁已當適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槌，細者曰枚。適，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為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槌。釋文：槌，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槌，然則可為杖，即可為槌。此杜所以通枚為槌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

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為鐘，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

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

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緯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數闔之枚數闔者即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為馬輹二十一年之枚為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為一枚二枚均失之矣衡案枚數連讀門有兩闔每闔數其枚故云以枚數闔焦說是也齊侯駕將走

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

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

衡案言其行速而勢急疾特欲略地耳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

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衡案鞅馬頸革斷之則服馬與衡離不能牽車故止甲辰東侵

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

海沂水出東莞益縣至下邳入泗鄭子孔欲去諸

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

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

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紆師自出大夫圖之

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

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

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

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

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

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衡案

完全守備納郊保卒於城中子孔不敢會、楚師伐鄭、次於

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犍縣北、鄭地、范守己云、案上

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

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況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

陵邪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

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臯

縣、東入汴、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

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

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阮元云、劉昭郡國志

引注、東北作西北、衡案、右回自梅山南、經東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

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澧水、

故言涉、甚雨及之、正義、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遂及楚師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咏八風、南

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

之強弱惠棟云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多死聲吹

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

風也故言歌風衡案風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鍾儀楚人故謂南音為土風是風即音也服以

律分南北是也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

無功不時謂觸歲月衡案董叔董狐之後世為史官故據天道知其無功叔

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理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

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

惡及民也衡案傳云以其伐我故凡有罪稱人以執不必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

無傳取邾田自濶水取邾田以濶水為界也濶水出

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季孫

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

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

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郭魯西郭叔孫

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

泰山南武城縣錢大昕云南武城續漢志宋齊隋志皆作南城晉書列傳中亦無武字唯

志有之、係誤行、杜注哀十四年傳、作南城、劉昭注續漢志引注文、亦是南城、此武字後人誤加也、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
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
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
名取邾田自濶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濶水北今更
以濶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
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
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鞏戰還之賜唯無先路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
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

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
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痺疽生瘍於頭痺疽惡創正義

說文云痺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焦循云素問奇病論有脾痺膽痺王冰皆以熱訓之瘡論云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名曰瘡瘡王冰注云痺熱也極熱為之也倉公診齊王大后病曰風痺客勝又云脈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章武里曹山跗病云肺消痺也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痺為熱風痺即風熱也肺消痺即肺消熱也此傳云痺疽生瘍於頭痺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濟河生此瘍衡案焦解痺為熱是也餘正義得之
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友士匄請見弗內
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
其母鄭女衡案目出惡人見之故不納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

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乎懷子欒盈衡案也乎猶言矣乎焉爾乎心謂是而疑未決矣下也下焉爾下必置乎

字王念孫見大平御覽引此句無乎字謂也與邪通遂以此乎字為衍夫也字有時為問辭然亦心謂是而問之與邪字怪而問之自別此句所重在也字但以荀偃既死不敢質言故又言乎以疑之御覽及袁譚傳注無乎字者特取所重故不言乎非有異文也乃復撫之曰主苟

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宣

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衡案此當言吾

為淺丈夫也欲奇句法故言淺之為丈夫也凡倒用字句者加之字於所倒之字下如謂此也作此之謂也人皆習見不怪焉唯此及戴記大學篇小人之使治國家以字句差長人或不知曉句法與此

之謂也同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

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

經書夏從告衡案欒魴伐齊在夏故經書夏傳終言之故序之季武子如晉之前耳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

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

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

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

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爲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陸祭云：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衡案：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爲命矣。銘名也，名與命通。故云：銘德不銘功，勝陸說遠矣。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衡案：言三者無一可將，何以爲也。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方，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郭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爲太子。兄子曰姪顏駸，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諡。顧炎武云：當云諸子仲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陸祭云：管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注謂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姓。子者猶晉之小戎子爾。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釋文：間，廁之間。服虔云：間，犯也。爲光已列於諸侯，難成。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

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衡案是以

一氣讀黜，貶下也。言光以天子列諸侯之會，今齊侯廢之，而不謀之諸侯，是專貶下諸侯，而以難成之事，犯廢常之不祥也。杜以諸侯為光，不知此皆覆前文，不唯害義，又礙於文矣。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

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衡案微，說文隱行也。立之，承上文以為大子，謂立之為大子，非為君也。故下文云：莊公即位，立之與殺，皆齊侯疾病中之事。注云：終言之，非也。

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

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

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己，高唐在祝柯縣

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

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

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

服路。正義釋例：賜魯穆叔，鄭子蟜，當是革路若木路。傳稱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則車亦可以

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也革路木路路之卑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總名也秋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

衡案室貨財采邑也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

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

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

至純門子孔當罪衡案子孔自當其罪而不辭以其甲及子革

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

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

以國討為文衡案崔杼兼高厚室子展子西分子孔室皆嫌於自利故傳特釋之子

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媯之

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媯

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二子孔亦相親也

衡案二本或作士非今從石經宋本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

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

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

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

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

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

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
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
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
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正義杜於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
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為揖之復令登城
仲博以為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
之字高唐者衛無恩信故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
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衛
案乃下乃登前後相呼乃下衛下則乃登亦衛登
可知矣杜注是也但杜云揖而禮之欲生之則失
之凡古人使人進及與人別皆揖之齊侯揖衛者
與之訣別耳傳記之者以見衛雖寺人頗有膽略
所以能縱權於一時而終以高唐叛也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
僕會夜進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正義二子因其無備

先往城上乃從城上縣繩納師衛案衛既以無備
告齊侯聞齊師將傅城欲使高唐人盡力為盛膳
食之會字句殖綽工僕時在城中欲納齊師恐衛
疑之因亦會食至夜乃縣繩納齊師也如注疏以
會為因會食加因字其義始通且如其說夜字當
在食字上今在會下是食與繩異時安得言因其
無備哉倅頤煊轉傳為舖食字斷句則殖綽工僕
為高唐人矣殖綽既見十八年傳無為標其居也
其說尤謬醢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
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
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
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
衛案說見於文十三年叔向曰盍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

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廢猶拔也陸祭云廢十二年傳云推而廢之是也衛索幹仆則本廢義可兩通然杜注就本而釋之其義差優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

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李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爲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

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王引之云：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衡案：卒終也。賦常棣之七章以終其篇也。言并賦八章。宋人重賄之案。

賄也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

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衡案人臣

之義歸美於君故杜解為聘宋得其時言聘得其時故宋人重賄之乃上句物其有矣是也公

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衡案季孫

歸美於君故公賦此以答之言季孫有君子之德故宋人重賄之以為魯國光輝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

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

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

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

間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惠棟云十三州

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間丘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謂顯間丘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丘

鄉顯間非也馬宗璉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間丘亭鄆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間亭為間丘可以續漢志

證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

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

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衡案類月食說見於二十四年曹

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

年伐齊之師鄆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

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

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正義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

姊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衡案父之女昆弟我謂之姑其

年長於我則謂之姑姊少於我則謂之姊妹何以知之劉所引十二年傳文荅王求后諸侯之辭曰

若姑姊妹若是父之姊其年必長恐不得以此為荅辭故知謂姑而長於己者為姑姊謂少於己者

為姊妹也且姊妹女兄弟之稱以伯父叔父例之稱姑之少長於父者當稱伯姑叔姑不得謂之姊

妹如舊說姑據子稱之姊妹據父稱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聖人豈立此支離之名以惑人聽哉宣薨

至此三十九年晚年生女或尚容未嫁杜以為寡婦亦未必然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亦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

謂國中子為正卿衡案正政通政卿謂卿為政者而來外盜使紇

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陸榮云謂與之魯邑耳其從者皆

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

阜牧輿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釋文凡八

等之人謂阜輿隸僚僕臺圍牧也衡案見昭七年傳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

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

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正義

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衡案洒濯其心不使塵穢舍於心也壹專一也度亦法也言

其所為有軌則法度必信不違人見之皆可明白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

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

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釋除

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

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

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衡案二

傳孔子論臧武仲曰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則四句八茲字

上茲指事下茲指身念茲欲為此也釋茲舍此事而不為也名言茲杜注得之允出茲信出此令

也如此則功成矣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

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

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衡案由用也用己專一謂不二三其德庶

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

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為大

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

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釋文

殺之申志反又如字盧文昭云弑殺不成文當本
是見殺而後人注弑字於殺字旁傳寫者誤以改
見為弑也釋文殺申志反陳樹華以釋文為或有
誤非也衡案據釋文申志反注本無弑字盧說得

之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

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

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

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衡案闕
穿也楚子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

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

二年殺追舒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

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

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

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

甚衡案言貨
財蕩盡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

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

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

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陸祭

二云譏其知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衡案觀與其死亡若何之言則或譏其受囚不能去杜注是也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

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陸祭云今小雅無此詩孔陸皆

以采菽卒章當之然彼詩乃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且其通篇盛言君子來朝之美亦非衰世之作蓋叔向所稱自是逸詩耳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

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

為氏祁縣今屬大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

出不拜衡案赦與釋同求赦求釋其罪也赦釋古同聲祁大夫所不能也

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衡案祁奚既老在家故室老以為不能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

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阮元云禮記緇衣引

詩作格德行鄭注云格大也衡案毛傳覺訓直是也祁奚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直也故杜亦訓直覺為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

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

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衡案

祁奚以三年老其子午代之為中軍尉十六年傳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注云祁奚去中

軍尉為公族大夫時為中軍尉者乃祁午非奚故

予以祁奚為祁午之訛而此注云老去公族大夫

乃亦以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為祁奚矣豈十六

年為公族大夫者實祁奚而杜偶忘三年午代父

為中軍尉以注之乎抑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乃

祁午而杜錯記為奚以注此傳而後人據此注改

十六年傳祁午為祁奚乎二者必有一誤矣然求

之情理三年祁奚請老而悼公許之意其年既高

矣而至十六年又命為公族大夫悼公賢君其待

賢臣恐不當如此而祁奚亦豈甘就之哉以此推

之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恐是祁午而此

注云去公族大夫者蓋杜偶然之失耳聞之乘

駟而見宣子衡案乘駟者老在其邑也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

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

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謩勲明徵定保逸書謩謩

也勲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謩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

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衡案鮮過則有功是有暮勳也疏引胤征謂勳當作

訓失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鯨殛而

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

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

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

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衡案祁奚乘駟不可

以朝故與之乘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

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

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

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

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

族也敵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

虎美而有勇力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

難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阮元云石

有奔楚二字盈字下旁有出字案周禮候人正義引作晉纒盈出奔楚過周此出字似非後人所加

也、衡案、上文云、秋、欒、盈、出、奔、楚、其、下、盡、序、國、中、及、其、難、者、已、畢、乃、序、國、外、之、事、故、至、此、始、又、言、欒、盈、之、事、遙、與、欒、盈、出、奔、楚、相、接、若、又、有、出、奔、楚、三、字、是、床、下、置、床、也、候、人、正、義、引、此、直、云、欒、盈、過、於、周、不、知、其、何、以、過、周、所、引、文、意、不、明、故、并、引、上、文、欒、盈、出、奔、楚、又、改、秋、為、晉、要、不、過、使、人、易、解、非、有、異、文、也、石、經、奔、楚、二、字、亦、采、候、人、正、義、而、妄、增、之、耳、後、人、見、其、遺、出、字、又、旁、加、之、阮、反、以、石、經、為、是、何、其、疎、也、**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顧、炎、武、云、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衡、案、傳、記、其、事、所、由、起、耳、至、其、逐、之、必、以、晉、侯、之、命、為、辭、故、云、得、罪、於、王、之、守、臣、杜、誤、會、傳、意、為、范、宣、子、逐、之、失、之、遠、**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

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晝、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晝、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晝、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衡、案、厲、罪、當、見、戮、已、將、歸、死、於、尉、為、之、子、故、云、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衡、案、言、布、陳、四、體、以、待、戮、**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衡、案、詳、考、一、段、文、意、無、王、尤、晉、逐、盈、之、事、上、文、云、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又、云、若、棄、晝、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盈、厲、之、子、也、不、當、無、故、而、顯、揚、其、父、之、非、今、據、此、二、文、而、考、之、蓋、厲、嘗、暴、周、地、周、人、憎、之、以、此、為、辭、

以掠盈財故云思鷹之罪而王亦以尤而效之為非也傳無鷹暴周地之事者蓋其事小不足載也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錮

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衡案經如指禮之大者而言之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知起中行喜

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欒

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及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

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

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

子用也衡案欒王鮒之言是也宣子不聽而不能再陳之明其不能救叔向也傳記之者以

見叔向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

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敬平陰之役

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

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

以命勇士陸榮云爵飲器設此以觴勇士因名勇爵非爵位也殖綽郭最欲

與焉自以為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

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釋文枚本亦作版正

義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門枚謂馬槌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衡案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

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衡案言己

為隸尚新故未能為齊建功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

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于冬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

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

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敬故不書

正義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為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衡案昭

四年傳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

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是魯三卿司

徒司馬司空也未得以臧孫為司空寇定為卿焉此時魯大夫見於經者季孫孟孫叔孫叔老則三卿

外特置一卿此年叔老卒蓋武仲代雨過御叔御

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衡案邑私邑故云倍其賦

若是御邑大夫在邑乃其常傳不當言在曰焉用

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甫行
 何以聖為衡案言不知天將雨而困於泥路不若我在家飲酒所謂聖人者果不足用也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
 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

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
 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衡案競強也而申禮於敝邑敝
 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
 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
 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
 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二年
 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
 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衡案差池謂不與晉同心楚亦
 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
 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衡案齊蕭也遂

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彘

齊召南云石彘與良霄以十一年如楚為楚所

執傳在會蕭魚之前至十三年冬楚人始歸良霄于鄭石彘之計也此傳言歸而討之似蕭魚會後

鄭即朝晉十二年春歸國即討子侯石孟石孟似

又是一人非石彘也必以石彘實石孟則所謂子侯者又何人也衡案齊說是也傳不載鄭伯會

晉於歲終及殺子侯石孟者以其事無足傳耳 梁之明年溟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

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

飲酒為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

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

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存仍

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

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

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正義但有

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也衡案實充也 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

命則成仇讎衡案詩召南勿剪勿敗毛傳翦去也

蓋翦斷也故引伸訓去此翦亦當訓去 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

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衡案委屬也 秋纘

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

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
 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
 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
 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
 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
 黜官無多受職衡案前漢食貨志注采官也因官
 食地故曰采地則采地亦可謂之
 官此官謂采邑下文祭以特羊殷以少牢申薄祭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申黜官杜云無多受職是
 讀官如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
 字未是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衡案不用豕而用
 特羊避土禮也足以共祀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
 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
 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
 法度戒未然衡案侯箋訓君此非其義也蓋亦
 斷章取義侯當訓美美度善法也冬
 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
 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
 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

車者、王引之云、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非謂御車者也、僖二十四年傳、積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是其證、衡案、御車者、單稱御、未有稱御士者、二十四年疏云、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十二人、御士蓋謂侍御之士、王母見之必泣、棄疾曰、君非官名也、王說亦非、

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衡案、言己若洩命、益重父刑、故不為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轅車裂以徇、衡案、徇之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

衡案、君臣

有禮者、言己不敢犯禮、移父尸、唯二三子者、言其臣則遠、不敢禁移父尸、亦不敢許之、唯其所為、故曰、唯二三子、三日請尸者、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是三日以外則棄之、故三日乃請之也、

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

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

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遠子馮為

令尹、公子齕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有

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

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

左傳卷十五
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
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
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
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
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
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
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
以義匡己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
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薑

子衡案販本或从日作販如或作歸皆非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未出竟遭逆

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
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
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
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
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
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
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
益明也

子甲之職于甲前是而後又不覺於求古妻沐對
 鄭義曰國卿之職也月之主也下所以尚諸會
 月十四日也于甲前是而後立大對身義理于大對
 文于甲前也以其義行十二日辨下日下日十一
 與義之義以論于甲含土其邑不與許下日其夫

左傳輯釋卷十五終

彥根

成瀨寶伯功
澀谷啓子發

拔字



